

ZHU GUANG
BAO QI

珠光宝妻

图斐◎著

曲棍夫其，天刚学上，珠玉自精，幸福无边。

一个超级珠宝狂和购物狂的疯狂生活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ZHU GUANG BAO QI 珠光宝妻



图翡◎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珠光宝妻/图翡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399 - 3452 - 5

I. 珠… II. 图…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5953 号

书 名 珠光宝妻

作 者 图 翡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石 颖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陈 娟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 //www. ppm. cn](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197 千字

印 张 19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452 - 5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章.....	1
第一章 与妈姐的同居生活.....	7
第二章 生平头一次上班的“惊悚”...	22
第三章 色狼是总裁?	39
第四章 珠光宝气的社交圈.....	52
第五章 购物狂天生是盟友.....	68
第六章 烧包.....	87
第七章 珠光宝“妻”计划.....	103
第八章 非常完美的拍档.....	117
第九章 有种约会叫雪球.....	131

目 录



第 十 章	殊途同归.....	146
第十一章	珍宝沙龙的女主人.....	162
第十二章	终于结婚了.....	180
第十三章	三个人的蜜月.....	200
第十四章	被绑也能发现宝.....	217
第十五章	绝无仅有的馅饼.....	232
第十六章	意外收获.....	249
第十七章	珠宝女神奖的附赠奖品.....	267
第十八章	第二份合同由我定.....	283

ZHU
GUANG
BAOJI

序 章



“这个，那个，对，还有那边那个，左边第二个，对，另外那排货架上，嗯……你右手碰的那件，对，统统给我包起来。”

“小姐，这么多，您不试试吗？”导购小元气喘吁吁地捧着衣服，瞪大了眼睛，好奇地问。

“试？”谢嘉盈用同样好奇的眼神看看她，鼻子里轻哼了一声转过头去继续搜索。

“不好意思啊，谢小姐！小元是新来的，您不要介意。”导购小欣推了推身边愣在那里的小元，“看谢小姐这样标准的身材，根本不用试的，我们老板今天还说，要不要请谢小姐来客串一下秋冬发布会的模特儿呢！”

谢嘉盈的嘴角轻扬了一下，怎么会有人质疑她的身材！那些高级成衣基本上只有一个号码，而这个号码，她穿不上，别人就别想穿了。

更何况，每次当她穿上这些时装，都会有一打以上的人恭维自己比发布会的模特儿穿上要更有气质，于是，她拿出谢家二小姐独有的“气质”继续往前走。她不必说，身后自会有一群导购手里捧着她的战利品，雄壮如军队般前进。自然，每经过一个店面，队伍后面就有人加入。

她迈着一字步，踩着 Dior 新款高跟鞋，黑色天鹅绒的长筒袜，奶咖地莓红格的 BCBG 短裙，银灰色 Versace 风衣点缀着金色纽扣，白金花丝盘绕的耳坠上火欧珀随着她的步子跳跃着不同荧彩。她抬手整理了一下长发。手上戴着的宽大的手镯是由十二颗十六毫米的南洋银白珍珠镶嵌而成，每两颗中间有一组钻石组成的小花球，用白金链连接在珍珠之间，并延伸到食指那枚巨大的珍珠指环上。小花球在她柔软而雪嫩的手背上有节奏地摇摆，如她的步子那样轻盈而妩媚。

“这些，我全都要了。”

“那些，都要了。”

“这一套，对，就这一套。”

“这个色系的窗帘、床单、被罩、水杯，同色系花瓶也要一只，对，都拿上。”

这个队伍从一列变成两列，从两列变成三列，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方阵。说也奇怪，谢嘉盈那两条细长的小腿在高跟鞋上晃来晃去，竟然也不觉得累。

她向后望了望，有些心满意足，转而朝另一个方向迈着一字步走去。导购们很喜欢谢小姐的造访，因为这样的“扫荡”之后，她的目标就必是经理室。像他们这种低级职员，竟然还可以每周参观一次高高在上的总经理办公室，这是可以向同事炫耀很多天的。

扫货之后，谢嘉盈如往常一样叠着腿坐在经理室的老板椅上，而购物中心的经理则站在她身边，满面堆笑，捧着一杯咖啡。

导购们等候在外面逐个去会计室结算谢嘉盈今天“战果”的提成。而谢小姐则小口抿下咖啡，然后从她那只LV手袋中掏出一张信用卡递给经理，经理再负责递给会计师。会计师毕恭毕敬地刷了卡再递给经理，经理再双手奉还给谢嘉盈，丝毫不用她操心费力。

几乎每周都要重复一次上述过程。

不过，这次好像有些不一样。

会计神色匆匆地趴到经理耳边嘀咕了两句。

经理马上慌张地看了谢嘉盈一眼，然后和会计飞奔而出。谢嘉盈心里纳闷，小口品了口咖啡，放在桌子，不耐烦地盯着门口，“讨厌，这次比上次慢了两分钟。”

“对不起啊，谢小姐，您的银行卡被冻结了。”经理再回来，手里拿着银行卡，神情很不情愿。

银行卡被冻结？谢嘉盈觉得他们犯了最荒谬的错误。她的银行卡，谢氏集团有专门会计师定时缴费，难道那帮渣渣不想干了，竟然没替她把账户弄好？不对，会计师都是专业人士，更何况谢氏集团的财务部门养的都是一大群高级会计师，这种低级错误不应当出现，那么就一定是商场或者银行出了什么问题。她并没有接银行卡，而是盯住那经理，十秒。

“谢小姐，真的很对不起，会计师已经打电话问了银行，真的，您的账户真的被冻结了。”



谢嘉盈还是盯着他，因为她实在不能相信，会有这么让人扫兴的事情发生，一定是他们搞错了。她强调了一遍，“你不要忘了，我们谢氏一天的股票成交量超过你们商场一天流水的两倍，区区几十万而已，我又不是第一次买这么多东西。”她极力压制着，心里却暗骂着这帮人木讷的头脑和糟糕的办事效率。她暗暗发誓，这个垃圾商场她坚决不再来了。

“这样吧，”经理拿起电话听筒，准备打给银行，“我再给银行打个电话，您自己听听。”

谢嘉盈伸手一把将电话挂断，“算了，支票结账。”她受不了经理这样的语气，难道她谢嘉盈会是一个可以跟银行信用卡客服来回胡扯的人吗？说着，就从包里掏出支票簿。

“这个……会计师说，既然账户被冻结，我们也不能收支票，只能……只能收现金。”

听完如此荒谬的问题，谢嘉盈真的不想再答理这个脑残经理，“现金？你知道我每次购物都会花几十万，几十万的现金有多少？你能想象我拎着砖头一样多的钱出来买东西吗？”她现在很生气，急需找人帮忙出气。她拿出手机，不慌不忙地拨通了谢氏集团财务主管的电话。

“对不起，您拨的电话没有开机，请您稍后再拨。”她狠狠地按断了电话，眉头皱在了一起：这群渣渣平常白白拿了我们家那么多薪水，关键时刻居然联系不到他们。等明天一定要找老爸开掉他们，有一个算一个，统统都踢出谢氏。

她很快拨通了谢氏集团总裁办公室的电话。

“小兰，我是嘉盈，我老爸呢？”

“对不起，二小姐，现在很乱，总裁……总裁……唉，不能跟您说了。”

“喂……喂……”谢嘉盈内心生出一种不祥的预感。很慌乱？她定定神，老爸也许很忙，毕竟谢氏是大公司，拥有香港过半的报业、出版业以及中环最抢手的房产，并且还在跟人打收购战，也许真不应该去打扰老爸。不过没关系，还有哥哥——谢嘉逊。

她忙拨电话，终于通了，不过，喂了足足十几声都没有人听。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忽然想起自己的未来大嫂，她应当可以帮自己先应付过去。

“喂，大嫂，我是嘉盈……”

“嘉盈啊，你怎么回事儿？刚刚我在商场扫货，居然有人跟我说银行卡冻结了。

谢氏那帮会计师是不是不想干了，你平常不是跟他们很好的吗？刚刚打你哥哥电话，他又不接，给你电话，又打不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样搞得我很没面子，要知道，我可是公众人物。”

听未来大嫂的声音，似乎已经气疯了，看来找她帮忙付账肯定是不可能的。谢嘉盈翻翻自己的皮夹子，里面一堆打折卡、美容卡、VIP卡、加油卡，以及三张一千块面值的港币，除此之外干净得连硬币都找不出来。不过这三千块连这堆东西里最便宜的一件都买不起。她现在满肚子是火没地方发泄。

半晌，她站起身，“算了，给我留起来吧。”厌烦地对经理说，“真扫兴。”

“对不起，公司有公司的规定。”经理频繁地点着头，让谢嘉盈看了更烦，“不过，在我职权范围内，可以多送谢小姐几张停车券。”

经理很诚恳地从抽屉里掏出一沓停车券，双手毕恭毕敬地递了过来。

谢嘉盈拿过停车券看了一眼，“你们这种态度，你以为我还会来光顾几次？”说着将手袋往肩上一搭，迈着标准的一字步，急匆匆地上了电梯。

电梯在地下车库停住之后，她见四下无人，故意冲着电梯内的监视器做了一个鄙视的手势，仿佛刚刚发生的不愉快都随着这个手势发泄掉了。她打开车门，对着后视镜保持了一下她标准而甜美的微笑，因为她坚信，今天的信用卡事件一定是个误会，不能被那个倒霉的银行和倒霉的财务破坏了自己的风度和气质。

她的车是一辆宝蓝色法拉利，她喜欢这个颜色是因为当她钻进这辆车里后，就好像把自己放进了一块矢车菊蓝色的蓝宝石当中。想想在街上，一群俗气的小轿车当中钻出一辆顶级蓝宝石，在大街上划出一条深湛的轨迹，那会是什么情景？这种事情，难道不是只有她谢家二小姐才能做出来的吗？

其实香港的道路除了开往半山的那条路之外，都被廉价的日本车塞得水泄不通。还好，她家就是住在半山，而且是在半山别墅里。她常常在路上打开车窗，欣赏沿途的风景。不过今天与往日不同，这条路显得十分忙乱。

谢嘉盈发现自己家门口竟然有很多穿着制服的人。

“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头脑中一下子充斥了很多不好的想法，跳下车，忙揪住一个工作人员问，“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家发生了什么事？”

“请问您是……”

“我叫谢嘉盈。”



那工作人员打开手中的文件夹，在表格里找到了谢嘉盈的名字。

“谢嘉盈，谢家二女对吧？”

“对的。请您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谢嘉盈看到他拿出来的表格就明白，这事情肯定与全家有关。

“组长，组长，谢嘉盈到了。”那工作人员根本不理睬她的询问，而是径直走到一个貌似领导的人身边，介绍说，“谢小姐，这是我们组长。”

望着那些人拿着各式各样的小本子走进自己家，谢嘉盈有些着急，“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怎么可以私闯民宅？”说着，她就要走进家里拦住那些闯入者。

“对不起，小姐。”那组长拦住她。

“什么对不起，我今天已经听到过很多遍对不起了。在商场我就一肚子气，现在还要有人闯进我的家里，究竟怎么了？”

“小姐，您今天没有看股市吗？”

“股市？什么股市？”谢嘉盈愣住了，“我看什么股市，我又不炒股。”

“怪不得。谢小姐，今天谢氏的股票被清盘，而且谢氏在银行的贷款也到期，已申请破产。我们是法院的，协助银行来核定资产，安排拍卖。”

“什么？”谢嘉盈的脑袋嗡的一下变大了。不是的，一定是做梦，太不真切了。“不，你们一定是弄错了。你们知道，谢氏在跟人打收购战，也许一时资金周转不足。再说，你们难道不知道我老爸白手起家的传奇历史吗？你们有什么权力这样做？”她脑子里只有这样的念头：老爸不可能破产，就算破产了，为什么不通知她？为什么把她丢在一边不理，让她遭受这样的虐待？她越想就越气，完全顾不上见鬼的风度和气质了。

“是这样，谢小姐可以去拿随身的衣物，然后登记好。”组长根本不理睬她的话，活像赶羊一样布置着工作，“那个谁谁你过来，带这位小姐去拿随身衣物。”

“你说什么？凭什么我进自己的家，拿自己的衣服都要有人监视，还要登记在册？你们不觉得这很荒谬吗？”谢嘉盈甩过头，就往自己房间冲去。

当然，谢嘉盈的睡房也已经被别人占领了。他们打开衣柜，翻开首饰盒，清点着。房间里的那些工作人员像机器人一样在本子上记着、算着。

“喂，你们干什么？”谢嘉盈一把抢过自己的珠宝盒，“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对不起，谢小姐，家中凡是万元以上的财物都属于查封待拍卖的对象，以防

止破产公司转移财物，这是规定。请把盒子给我。”

谢嘉盈下意识地护紧最爱的东西，像一个母亲保护孩子。

“谢小姐，请您理智一些，不要妨碍公务。”

谢嘉盈清醒过来，觉得自己毕竟是受过高等学府教育的社会名媛，总不能像一个泼妇一样撒泼耍赖吧。

她恋恋不舍地将盒子递过去。工作人员想要接过来，无奈她抓得很牢，连续扯了两次，终于，她还是放手了。

她收拾着衣服，一遍遍把它们放进行李箱，又一遍遍地拿出来，其实她不过是眷恋自己的房间，希望多待一会儿，也许马上就会出现转机。她相信能够创造香港传奇的老爹同样也能在第一时间拯救她。不过，就在她失神的时候，一只手袭上了她的手腕，她噉的一声大叫起来，“你干什么？”

“对不起，谢小姐，您的手镯属于上万元的奢侈品，也必须封存。”

“你说什么？难道你想让我裸奔吗？”谢嘉盈捂着手腕。她感觉自己就是一只饱受摧残的实验用小白鼠，“我今天一天都在听人说对不起，对不起，你们有什么权力剥夺我的生活？”她觉得自己脆弱的神经再也经不起更多的打击了，必须拿出骄傲来保护自己。

随她进来的工作人员忙解释，“谢小姐，不是让你拿了换洗衣服吗？香港是法制社会，也是文明程度很高的社会，不会出现让人穷到裸奔的现象的。”

“你懂什么？浑身上下一点儿珠宝都没有，那不是裸奔是什么？”谢嘉盈悲愤到了极点。这些人是火星来的吗？没这些首饰配衣服，那穿这些衣服又有什么用？

工作人员全都无话可说了，只是默默地，默默地摘走了她的手镯。

一股无名火蹿了出来，谢嘉盈将耳朵上的耳坠摘下来往地上一摔，“你们封存，我让你们封存个够！”然后，拎起行李箱就往外冲。

跟在身后的那位工作人员大喊着追了出来，“谢小姐，谢小姐，还需要检查登记呢！您等等，等等……那只LV的手袋也是万元以上财产……”

“给你！”

嘭！

“哎哟！”

那只LV的手袋砸到工作人员的脑袋，然后落在了地上。

第一章

与妈姐的同居生活

ZHU GUANG
BAO QI



谢嘉盈觉得自己倒霉透了！

房子被银行的人占领了，车被封存了，仅有的三千块还在她的LV包包里沉睡
着，不过包包已经被她扔去砸别人的头了，总之一句话，她现在身无分文。

也许真的不应该那么冲动，不过冲动过后，便是委屈。为什么都没人通知她，
谢氏的财务状况已经糟糕到了这种地步？她谢家二小姐的面子已经被丢个精光了。
不过，等这个糟糕的状况摆平后，她一定要想方设法挽回这点儿面子，先是不知道
是银行的或是法院的那个榆木脑袋组长，再就是商场里那个脑残经理，一定要想个
周全的方法修理他们。

她很委屈地拎着行李箱走下半山公路。平日在商场百万平米的场地逛三圈都还
精神百倍，但现在走两步就觉得脚跟疼、脚尖疼、小腿酸、大腿酸，浑身上下都
疼，路上竟然没有一辆计程车，不过就算有也没用，车费也付不起，连去哪儿都不
知道。她漫无目的地走着，一时失神，竟然都没看到对面有人，结果撞了个正着。

“二小姐？”

“三姐！”谢嘉盈可算见到亲人了，虽然对方只是家里的一个下人，但好歹也是
朝夕相处的人。她扑到人家怀里就哭，甚至都不顾及人家是比她矮很多、瘦弱很多
的一个老太太。

“哎哟，我的二小姐，你可别这么哭，到底怎么了？”三姐揉着被她撞到的胸口。

“三姐，我爸公司被清盘了，谢氏破产了，银行和法院要封存财产。我，我什
么都没了。”

“哦，我知道。”三姐并不那么吃惊，“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谢嘉盈被她的反应弄糊涂了，立刻止住了哭声，“三姐，是不是事情有转机了？
是不是爸爸能搞定这件事情，我可以回家去了？”

三姐摇摇头，“公司倒了就倒了呗，人没事儿就行。我本来在放假，听到这个
消息才赶过来的。”



“但是三姐，我穷了，我现在身无分文了，没地方住，没东西吃……”谢嘉盈抹抹眼泪很认真地向三姐解释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

“穷也没什么，三姐都穷了一辈子了，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

“但是，我们穷了就没法给你开工钱了。”谢嘉盈觉得三姐还没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尽量去引导，“你没工钱就没钱了，没钱就没法买东西了，没钱付房租，没钱买菜，没钱买衣服。”

“哦，再找个工就是了。”三姐好不容易理清她对自己说的那一串话，拍拍她肩膀，然后帮她拎过来行李箱，“走，去三姐家住。三姐一个人租的房子，还希望有个伴呢！”说着，步履蹒跚地拉着她那28寸超大的行李箱走在前面。谢嘉盈跟在后面，早已没了几个小时前在购物中心众人簇拥的那种气势。

三姐叫做阿三，是个自梳的妈姐，所以没老公，没孩子，可以算是香港最后的一批自梳女了。而且谢嘉盈坚持认为，三姐是研究自梳女文化的一个活标本，虽然她自己根本没兴趣研究。

她目前只想研究谢氏的上千亿资产究竟去了哪里。就算丢光了也起码应当提前给个消息，也许她能够帮忙找出解决方法，毕竟她也是斯坦福商学院的绩优博士毕业生。不过像她这样要身材有身材、要相貌有相貌、要智慧有智慧、要钱也有钱的人，实在没什么必要出去工作，虽然老爸曾经用各种伎俩来威逼利诱她回谢氏帮忙，但统统被她识破了。

这次……这次，她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冷静下来想，有没有可能又是一次阴谋？对的，一定是的。

那么，这次他们的如意算盘肯定是打错了，她谢二小姐受了那么大刺激，一定要让他们加倍赔偿。可赔偿什么呢？一定要先选一只古董名表，让他们付钱才行。

“二小姐，二小姐你怎么了？”三姐推了推谢嘉盈，手伸过来摸了摸她的脑门，“刚哭得跟什么似的，怎么又笑了，难道是病了？我们该上小巴了。”

“三姐，你说什么？”谢嘉盈忙收敛了一下自己。她觉得自己演得越逼真，日后得到的补偿也就越多，还是值得的，于是她问：“三姐，我都被气糊涂了，你刚才说什么呢？”

三姐指着面前停下的小巴，“上车，我说上车，我的二小姐。”

“不要了，三姐，还是打个计程车吧，这车上人太多了。”她认真地附在三姐耳

朵上说，“你看，他们都那样看着我。我觉得，他们不像好人。”

“行啦，行啦！”三姐拍了拍她的手，“三姐哪里带了那么多钱，一趟计程车要好几百的。三姐家远，凑合吧。你不要那么盯着人家，人家也不会去盯你。”说着就拉谢嘉盈上了小巴。

小巴车上人并不多，三姐拉着她坐在了倒数第二排的座位上。谢嘉盈警惕地观察着前后左右，然后神秘兮兮地问三姐：“后边那两个男的，身上脏兮兮的，你说会不会是越狱逃犯？左边那个女的，身上都是假货，又暴露，又 cheap，又没品，难不成是做那种职业的？前面那个，他会不会从报纸里突然掏出一把刀，好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前后左右四五双眼睛一起盯了过来，像刀子似的。

“看吧，看吧，”谢嘉盈在座位上矮了矮身子，“他们又那么看着我，又看过来了。”她恨不得扎到地缝里，这回玩得太真了吧。太过分了，竟然让她谢嘉盈在这样的环境里饱受这些人的视线摧残，周围的气场足够把她压成相片了。

“哦……”

谢嘉盈发觉三姐看了她一眼之后想说什么，不过欲言又止。她心里高兴：难道三姐怕她受不了而要说出真相？快说啊，快说啊！

过了一分钟，三姐没什么反应。

过了两分钟，三姐闭上了眼睛。

过了五分钟，谢嘉盈彻底忍不住了，“三姐，你是不是要说什么？说啊！你跟我说吧，悄悄说，就咱们两个知道。”

“那，那我可真说了。”三姐严肃起来了，“二小姐，我那里不宽敞，邻居又复杂。你坐个车都要挑，我怕我那里……”她顿了一下，“小姐啊，我怕你待不住。”

谢嘉盈以为她是在试探自己，忙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想，我会慢慢适应的。”说着往周围扫了一眼，话就开始没那么利落了，支支吾吾的，“我，我已经在学着适应……适应了。”

“那就好。”三姐继续闭上了眼睛。

谢嘉盈心想，不行，三姐是唯一的突破口，不能就此闭嘴。于是她拉着三姐的胳膊摇了摇，“三姐，别睡嘛，万一过站了怎么办？”

“不怕，不怕，我们要坐两个半小时呢！小姐不是腿疼了吗？那也就休息会儿



吧，下了车还有得走呢。”

“什么？两个半小时？那不是都可以去趟澳门了？”谢嘉盈心惊胆战地闭上眼睛，暗数着：1、2、3、4、5、6、7……她猛地一睁眼睛，确认一下前面那张报纸下面没跳出一把刀，身后那两个疑似逃犯没露出凶恶的嘴脸，然后再闭眼。唉，数到哪儿了？从头再来，1、2、3、4、5……，这样循环了数十次之后，她终于等来了三姐犹如大赦的话。

“二小姐，到站了。”

小巴车停到了一处好像香港之外的地方。街道上好像打过仗的战场一样，不过枪弹残骸都是菜叶鸡蛋，以及盛海鲜的白泡沫箱。地上坑坑洼洼的水散发着腥臭的味道。三姐扶着她走下车，生怕她被那些烂菜叶滑倒。

“小姐，别怕，慢慢走就不会滑倒了。”

“我滑倒？”谢嘉盈不屑地说，“三姐，人家十四岁开始穿高跟鞋，有哪次滑倒过……哎呀！”话音还没落，谢嘉盈便踩在一片滑腻腻的烂西红柿残骸上，身体失控，连人带行李箱摔了个结结实实。“啊，这是什么？”她从身上、手上，甚至是衣服上摸到了个黑糊糊、脏兮兮，类似泥巴一样的东西。

“小姐，我就说嘛，你要当心，慢慢走。”

“啊，三姐，扶我起来。”谢嘉盈感觉身子比以前不知道笨拙了多少倍，当初学校网球赛上她还被封为最敏捷女选手，现在却好像掉进了沼泽，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

“使劲儿，小姐您使点儿劲儿。”三姐帮她拎起行李箱，把她的手往自己肩上一搭，“小姐，你的脚没事儿吧？”

“不好，很不好，好像扭到了……”她在三姐的搀扶下跳了几步，眼眶里已经浸满了泪，差一点儿便要“飞流直下三千尺”了，“这是什么鬼地方，难道就没人来管一管吗？这些人怎么这么没有公德心，我……哎哟……”

谢嘉盈在三姐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向前走着。三姐的家离小巴站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上上下下起码还要过两三段台阶路，每段都有二三十级台阶，上的时候还好，起码能够缓慢爬行，下起来可就费劲儿了。谢嘉盈一手抓紧三姐的肩膀，一手抱住扶手，试探性地向下迈步子，生恐脚下踩空而栽下去。

“还有多远啊？三姐，我不行了，真的不行了。”

“快了，很快了。”三姐不断安慰谢嘉盈，“回到我家，小姐就上床休息吧，什么都不用管。唉，真是作孽哦。”

谢嘉盈听三姐这么一说，料定她的心理防线已经快要被突破了，忙问：“三姐，你是不是心里觉得很难受？其实，你告诉我一个人，我会帮你保住秘密的，你究竟是不是我爹地派来的？”

“啊？”三姐一失神，“什么派来的？”

三姐本来腿脚就不够灵便，加上分神，于是，腿一软，膝盖就跪了下去，幸亏另外一只手还紧紧地抓着栏杆，她整个身子在空中扭了一圈，跌坐了下去。“三姐，如果你是我爹地派来逼我回谢氏帮忙的，你就不要演戏了，因为我现在真的很难受。求你了，就不要再折磨我了。”

“哎哟，二小姐，你想哪儿去了。”三姐有点儿不知所措，“傻丫头，这不是演戏，是真的，就算你想回谢氏上班都很难了。”

“不信！”谢嘉盈索性坐在地上。她觉得，赖着不走就一定能揭穿三姐的把戏。哼，她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我是今天看了报纸才去的。”三姐从口袋里翻出一张破报纸，递给她看。

“谢氏宣布破产……”谢嘉盈还是不肯相信这是真的，“三姐，这个报纸的主编是我爹地的朋友，他可以印很多份来骗我的。”

三姐叹了口气，指了指转角处的一个报摊，“傻丫头，你要面对现实，你们家真的破产了。你去看看吧，全香港下午新出的每份报纸上几乎都有这条消息。”

“你胡说的……”谢嘉盈也不管脚踝扭得有多疼，一股脑儿连跌带摔地滚下台阶，冲向那个报摊。

《谢氏宣布破产》《收购失利拖垮谢氏》……

看着最前面几份报纸的斗大题目，她感到眩晕，眼前一黑，不省人事。

2

“小姐……”